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五五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55).....	1
通过议程.....	1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79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五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55)

1. 通过议程。
2.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1. **主席：**根据以前所作的决定，我提议邀请葡萄牙、利比里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我们面前的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阿尔贝托·佛朗哥·诺格拉先生(葡萄牙)、J.鲁道夫·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蒙吉·斯陵先生(突尼斯)、加布里埃尔·拉扎菲特里莫先生(马达加斯加)、C. B.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代表，几分钟以前，我收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一封信〔S/6892〕，要求参加讨论。如果安理会代表没有反对意见，我将邀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约翰·W. S. 马勒塞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现在请葡萄牙外长发言。

4. **诺格拉先生(葡萄牙)：**感谢主席先生允许我再一次发言。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回答对我国的进一步攻击。我将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简短些，但即使是简短，也许还不得不稍长些，虽然不会象我的评论家们所讲的话加在一起那么长。

5. 我将只从象牙海岸代表的讲话〔第一二五三次会议〕中提出最重要的几点。他不喜欢我引证雷蒙·卡蒂埃的话。我可以告诉象牙海岸代表说，我知道卡蒂埃理论是什么意思，它不完全是象牙海岸代表所说的那种情况。它的意义倒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应该受到一定的、明白确切的条件的限制。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给卡蒂埃理论下判断。事实上，也没有人怀疑过卡蒂埃先生的绝对正直、他的经验和他那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证言是如此有价值，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带到安理会上来的理由。象牙海岸大使除了不同意卡蒂埃主义以外，是否也否定我所引用的全文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所引用的全文还是站得住脚的。

6. 象牙海岸代表接着说：

“葡萄牙外长承认在非洲的葡属殖民地附近和殖民地内部都有活动存在。他提到训练营和一些渗透事件；但这只向安理会证实了在非洲有某种运动的存在。为什么那里有这个运动，而且既然这个运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威胁，那么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呢？这就是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二五三次会议，第60段。〕

7. 这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象牙海岸代表承认他所称为发生在非洲的活动，也就是训练营和渗透事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二，他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对这两个问题他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引证了罗马政治家加图的话，从而得出结论说，“腐朽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必须摧毁”。

8. 这是对加图反对迦太基的一句名言的灵活的解释。但是加图这句话是有史以来对帝国的一次最强烈的肯定。我确信任何帝国主义的言辞，对于我的象牙海岸同事来说都是可憎可厌的，可能比卡蒂埃主义更可憎可厌，因为卡蒂埃主义毕竟不想摧毁任何东西，而加图的帝国却想摧毁。

9. 象牙海岸代表然后引证了我的一本书。他没花钱弄到这本书，可这并不使他有权利随便误引或者曲解我所写的话。我想象象牙海岸代表至少会承认我是读过自己的书的。他并没有真正引用我书中的章节，而是对这些章节作了一些解释并加以概括。他是怎样解释和概括的呢？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而法国则因不愿让苏联垄断反殖民主义，才采取了要超越别人以免落后的政策”〔同上，第65段〕。那么，关于法国我写的是什么呢？我写的是：“这些同样的情况，并由

于同样的理由，无疑就是法国殖民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所暗含的政治选择的一个决定因素。”¹

10. 他是怎样概括我对美国立场的见解的呢？是这样的：

“寻找新市场的美国实行着一种被歪曲成与她自己的独立战争相类似的反殖民主义，结果只能导致其盟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削弱。”〔同上。〕

而我写的是什么呢？我写的是：

“然而，对美国来说，这种选择是困难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盟友，而且是它唯一能真正依靠的盟友，都是殖民国家。而作为殖民国家，当然就成了反殖民主义的首批牺牲者。一方面为了不疏远新兴国家，并努力使它们离开苏联的轨道，美国支持这些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失去它那些唯一的朋友，它又不愿意削弱或反对它的盟国，这些盟国现在是或过去曾是那些新兴国家的宗主国。”²

11. 我认为，我在五、六年前写的那本书里所表达的思想 and 象牙海岸代表硬说是我的思想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更有甚者，我在书中没有一处表示过对国际联盟的任何留恋和怀念，也没有在一处象一个坐收渔翁之利的人一样，表示过想把旧的委任统治权运用到宪章里去的任何愿望。据我所知，我在书中也没有一处因为这些问题而表示过任何愤慨。我现在可要表示愤怒了，因为象牙海岸代表在对我的观点极力加以歪曲地概括以后，还说什么：“这就是葡萄牙通过它的外交部长之笔所发展的理论。”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没有发展过任何理论，更不用说代表我们的国家发展什么理论了。我只是对历史性的政治事实和制度作了一个客观说明而已。

12. 但是象牙海岸代表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他说：“一亿三千万美元的预算……经常……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这个预算是由外国贷款来支付的，”等等。每年成倍地增长，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

¹佛朗哥·诺格拉：《联合国和葡萄牙：对反殖民主义的研究》（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51和52页。

²同上，第49页。

去年的预算数字是六千五百万美元呢？突尼斯代表说，战争到现在已打了五年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预算是从七百万或八百万美元开始的？

13.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象牙海岸代表的发言最令人吃惊的部分还在下面。在提到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以后，他说：“……消失了的果阿”。消失了？怎么消失的？果阿地区并没有消失；果阿人民尽管处境险恶，也没有消失啊。所以它是怎样消失的呢？象牙海岸代表这么说，就使他只能赞成使用武力和侵略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正当手段。他对民族自决鼓吹得那么起劲，但是他是否认为要实现民族自决就得纯粹使用武力呢？他是赞成和宽恕使用武力吗？一个安理会代表竟会发表这样的观点，真使我感到震惊。

14. 承蒙我的突尼斯同事的好意，他在昨天〔第一二五四次会议〕对我本人在十一月八日说的一些话〔第一二五三次会议〕进行了驳斥，现在我就来谈谈他的这番发言。他一开始就引用了基尔布拉肯勋爵的话，来证明莫三鼻给没有和平。但是突尼斯外长昨天所引用的话恰恰和利比里亚外长十一月四日〔第一二五〇次会议〕所引证的完全一样。我确信斯陵先生忽略了格兰姆斯先生发言中的这一部分，否则他就不会在十一月九日安理会面前重复那些已在十一月四日宣读过的东西了。除此之外，基尔布拉肯勋爵的文章仅仅证明在某一地区有五支小小的守备部队，其中最大的一支也不过有四十名士兵。

15. 至于法新社发出的消息，我国代表团也读过了。我并没有在这条消息中发现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在达喀尔，消息流传说：在四次进攻中，打死打伤近八百名葡萄牙士兵。葡萄牙主管当局将数字纠正为二十三名。但这证明我们正在对别人发动战争吗？不是的。依我看，这只是证明别人正在跨过边界对我们发动战争。

16. 这件事使我立刻联想到另一点。突尼斯代表引用了安全理事会第二〇四（一九六五）号决议，以证明我们正在入侵塞内加尔。他是这样引用此决议的，现在我用法语重复一遍：“对所有这些入侵深感遗憾”，等等。而决议却写道：“对任何入侵深感遗憾……”。实际上，安理会并不是对哪些具体而又明确的入侵表

示遗憾，因为那时并没有入侵，只不过是“任何”可能发生的入侵表示遗憾罢了。难道斯陵先生相信，如果确实证明有入侵行动，安理会竟不予以提及，也不把这些侵略活动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吗？

17. 我的突尼斯朋友还引用了纽约时报前几天关于葡萄牙将军队从一个领土运送到另一个领土去的一条新闻。那也许是真的。但不幸的是纽约时报并没有报道这些结束了常规服役后返回原来驻地的军队的数目。任何当事人都可以得知所有的军队调动情况。这些事没有什么秘密。葡萄牙报纸总是报道这一类事。然而外国报界和这里的一些代表团似乎没有阅读过所有的报纸。

18. 接着突尼斯外长再次谈到葡萄牙、南非和罗得西亚三者之间的“非神圣同盟”。我很高兴突尼斯代表很注意我就这件事所做的发言。可是为了对我那断然否认“非神圣同盟”的话散布怀疑，斯陵先生引用了世界报的一篇文章。我也经常读世界报，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尽管我是十分尊敬这家著名的报纸，但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来证实它的观点，这篇文章纯粹是推测之谈。当然他们写这篇文章就已经预料到葡萄牙政府将对文章所暗示的东西进行驳斥，但是这难道能阻挡我们不去那样做吗？斯陵先生是要我保持沉默呢，还是宁愿我否认这种“非神圣同盟”的存在——正如我所做的那样——并对我的否认负完全责任呢（这一点我也做了）？如果他要我否认这种暗示，那么他就不应该用世界报关于这一点的说法来攻击我了。

19. 这篇文章说我国政府没有接受罗得西亚代表，因为联合王国提出了抗议。这不是真的。英国政府没有提出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抗议，我希望英国代表团愿意证实这一点。

20. 关于罗得西亚的这个问题，突尼斯外长对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的投票决不怀疑。突尼斯外长很清楚促使我们采取那个立场的原因。推测是不公平的。他知道我们坚持以下这个观点，即只有管理国当局——而不是联合国大会——有权解决非自治领土的问题。因此，只有管理国当局——而不是大会——有权确定任何在管理国托管之

下的领土的政治地位。我们认为，大会不能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而只应注意管理国当局可能必须发表的任何看法。

21. 联合王国已经正式和严肃地表明它有权要求只有联合王国对罗得西亚才负有全部责任，并且实际上拒绝大会有权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应用宪章的合法性，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并且，按照我们被接纳加入联合国时大会大多数会员国所持的观点，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投票反对那个决议草案，以免与我们近十年来一贯表明的主张相矛盾。事实上，对于罗得西亚的第二个决议〔大会第二〇二二(二十)号决议〕，其他许多代表团不是投票反对就是弃权。这个决议不过是第一个决议〔第二〇一二(二十)号决议〕的翻版，只是用词更激烈一些罢了。难道突尼斯外长对这些国家的态度也表示怀疑吗？合法性和原则是一回事，而政治上的权宜手段和感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22. 最后，我的突尼斯朋友要我表明我们关于种族关系和种族政策的观点。对我来说应付这个挑战是轻而易举的。我想引用我本人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安理会上所讲的话是再好不过的了。

“第一个基点，也就是葡萄牙政策的基础，来自我们如下的坚定信念，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优越或低劣，因此我们强烈反对任何种族霸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种族隔离。我们相信种族民主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最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各民族应该为了共同的福利而共同生活并和睦地工作。我们世世代代的传统信念是：所有种族和民族都能够对人类福利作出有益的贡献，并且只有把这样的贡献汇集到一起，人类才能取得进步。”〔第一〇四二次会议，第42段。〕

23. 这就是我们的哲学，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感谢斯陵先生对此表示赞赏，也感谢他承认我们事实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然而，只要你承认一个政府是某个国家的唯一合法政权，并把它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伙伴，那么你就不能干涉宪章第二条第七段所涉及的问题。如果有人愿意讨论这些有关种族关系的问题，那么我建议把它们提到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上去讨论，因为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毕竟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当这类问题在本联合国其他地方提出来进行辩论时，我国代表团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采取这种立场的。

24. 我现在要谈谈马来西亚代表昨天在这里发表的讲话〔第一二五四次会议〕。我必须同时指出，当我听他的讲话时，我的惊讶越来越大，达到惊人的程度。好一阵子我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好象古老的、过时的幽灵突然从看不见的角落里钻了出来，好象联合国的时钟往回倒拨了好多年。

25. 我钦佩马来西亚代表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对宪章第七十三条和对葡萄牙政治宪法的某些条款所作的细致的法律方面的分析和解释。我也钦佩他推理的才华以及他那明显地对他所得出的结论的价值和独创性的自信。

26.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马来西亚只是最近才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因此它的代表可能对这个组织过去的情况不十分熟悉。但是鉴于马来西亚代表对法律问题所流露出的极大兴趣和他对其他民族的法律的解释，我本应想到他在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和显然极其需要的调查研究以前，是不会冒然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的。如果他真地作了那种准备，他就会发现宪章的第十一章和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已经由法律专家、代表、国际法权威、各国政府以及国际和国家机构讨论了十五年，并进行了争辩、评论、研究、比较和解释了。这项工作从旧金山会议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对于这个问题，联合国及第四委员会所进行的辩论档案材料已经汇编成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27. 然而，我很抱歉地说，马来西亚代表昨天在本安理会上的发言使人感到好象宪章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条是第一次被分析和解释似的。除此之外，我还很遗憾地指出，他的推理仿佛是以我那本在安理会上经常被提到的旧书联合国和葡萄牙作为根据的，至少部分是这样。我必须谦恭地但又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不高兴别人这样使用这本书，因为他所引证的东西，都被歪曲和曲解了，结果把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弄得颠三倒四，面目全非。很抱歉，昨天我们听了马来西亚代表对于第七十三条作了一套评论，他说第七十三条

写下了所有会员国都要承担的义务，但是葡萄牙却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马来西亚代表是在这本书的第65至67页上发现所有这些说法的，而他的引证与我的老朋友钱多斯勋爵所谈到的完全一样。经他这样一引证，这本书看上去在谈到有关第七十三条、葡萄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我们辩护和保卫我们的论点时，就再也没有其他内容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昨天我们耐心地听取了马来西亚代表关于第七十三条的发言，现在我也请求安理会允许我谈谈这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象他似乎认为的是那样简单和新鲜。

28. 为了做到这点，我只需引用这本书就够了。马来西亚代表已引用过这本书，但好象他没有把全书通读一遍。现在让我引用该书讨论第七十三条的部分吧。

我在五、六年前写道，“不管我们每个人怎样想，第十一章的标题是‘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宣言’。我强调‘宣言’这个词。有人也许会说，虽然这是一个‘宣言’，我们却不能按‘宣言’的字面意思去领会，而应该按义务的意思领会它。我们承认这样的解释在理论上也许是正当的，但我们对它的正当性还得进行一番检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把第十一章放在它的适当的上下文来看。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当宪章使用‘宣言’这个词时，事实上的意思就只是一个‘宣言’，别无他意。也就是说，这是会员国完全可以自己斟酌行事的行动，这点我将马上着重予以说明。因此，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去理解第七十三条和第十一章？”

五年前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它就写在这本书里，但马来西亚代表却没有引用它，他引用了吗？现在我接着引用书中的话。

书中继续写道：“显然，应该在宪章的上下文中理解它们。我们的基本法律的第一个明确表示是，为了促进人民的福利和为了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教育及政治方面的合作，宪章规定了三种不同的体制。第一个体制见之于宪章的第九章和第十章，题为‘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第二个体制见之于第十一章，题为‘关于非自治领土

的宣言’；第三个体制见之于第十二章，题为‘国际托管制度’。这些体制都有明确的范围和界限，并且宪章给每一个体制创立了不同的应用形式，这样就强调了这三种体制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注意，第一种和第三种体制是‘国际’的体制，这就是说，宪章对这两种体制使用‘国际’一词，并把它们放在这样的标题下，其目的在于使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的适当机构，对执行这两种体制进行合作，并有权发表意见。但关于第二种体制，‘国际’一词被略去了，这样一来，宪章就表明它是在处理一个被认为是国家性的而不是国际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象多次说过的，宪章进一步强调了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别，为‘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体制及‘国际托管制度’提供了适当的机构，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并把它们置于大会的直接管辖和监督之下。可是众所周知，宪章并没有为监督和履行第十一章规定任何机构。因此，毫无疑问，宪章并没有把包括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以及包括在第十二章的同样范围和义务归属于第十一章。这个结论完全被宪章有关此问题的条文历史所证实。早在国际联盟公约里，它的序言和第二十三条就承认有必要在经济、社会和人道方面进行合作来维持和平。可能就是公约的这个部分完成了最有价值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国际联盟本身做的，而主要是由几个专门组织完成的，例如国际劳动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起草人显然觉得这项工作非不应中断，还应加强。所以宪章第九章、第十章和序言又一次表达了这个观念，即国际和平与安全同人类经济与社会福利这两方面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观念是进行和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们特意制定了条款以便在联合国范围内成立适当的机构。第十二章的宗旨和意义尽管在性质上十分不同，但其来源则有点相似。既然委任托管制还没有提供必需的条件，使所有被托管领土有可能取得独立，因此，就有必要为那些受国际监督的领土建立一种新形式的管理，于是托管制度就应运而生。又由于需要建立适当的机构，所以就成立了托管理事会。

“因此我们可以保持这么一个观念。通过分析宪章的其他要点，这个观念很容易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例如决定大会和安理会权限的规则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象下边所说的：每当宪章规定联合国的行动或为会员国规定任何具有国际性质而且必须通过联合国或在其监督下贯彻执行的行动时，宪章本身就规定成立一些适当的机构以完成这些目的。另一方面，当宪章本身还没有为任何别的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在宪章中已提到——规定机构和组织时，那么这种机构不设立必然是因为宪章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国家性的，而不是国际性的。宪章第十一章的情况正是如此。”³

所有这些都写在这本书里，但不幸被马来西亚代表忽视了。这些没有被引用吧，引用了吗？

书中继续讲：“那么不可逃避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宪章认为大会对履行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制度和国际托管制度负有某些任务和责任，但对有关非自治领土的宣言制度却不负有任何任务和责任。相反，当宪章处理第九章和第十二章里的问题时，它总是提到联合国组织，而当它处理第十一章里的问题时，却把重点转到‘联合国会员国’上来了，这样一来，就把按照那两个体制加在大会身上的责任和权能加到会员国，而且仅仅是会员国身上了。”⁴

29. 我认为以上这些引证足以说明：关于宪章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的解释和运用，我当时在书中表示的看法和马来西亚代表昨天在这里所表示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30. 关于宪章第十一章的第七十三条我就谈到这里。我希望马来西亚代表现在应该认识到，他已经把自己拖到危险的和易于滑倒的境地了。例如，马来西亚是否已经答复了秘书长的信呢？我国代表团是否有权质疑和考查它的回答呢？说来说去，马来西亚也有地理上互不相连的地区啊。

31. 我并不是说，马来西亚代表应该同意刚才

³同上，第 142 至 145 页。

⁴同上，第 146 页。

我关于第七十三条所说的一切，而是说如果他真想好心地引证我的观点，他就应该引用那些真正是属于我的观点。

32. 接着，马来西亚代表转而谈到了葡萄牙的宪法。他引用了第一三三条和第一四一条，并且极端厌恶地着重指出了“殖民化”这个词，从而得出结论，说葡萄牙国家是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国家。可是在葡萄牙语中和在其他一些语言中，殖民主义和殖民化二者之间是有实质性差别的。前者指的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而后的含义是说一个特定地区的开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有一个叫做殖民化委员会的重要部门的理由，它是专门处理国内开发，再定居等等问题的。

33. 但是在研究了葡萄牙的宪法以后，马来西亚代表为什么不引证其他的条文呢？他没有引证第一条，这一条给葡萄牙的领土下了界说。他没有引证第三条，这一条说明了葡萄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它是怎样组成的。他没有引证第七条，这一条确定了葡萄牙公民的资格、权利和义务。他没有引证第七十二条，这一条表明整个国家的人民如何参加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活动。

34. 最后，我只向马来西亚代表提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说，如果葡萄牙根据他对第七十三条的解释来提供情况的话，那么其他一切问题就都成为毫无意义了呢？

35. 我就要结束我的讲话了，但我还想就昨天〔第一二五四次会议〕联合王国和荷兰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

36. 卡拉登勋爵曾好意地劝告我们如何采取几项特别政策，尤其是出于对将来的考虑。我们承认联合王国代表团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它在一九六三年甚至是一九六二年所采取的立场是相同的。当然，联合王国在一九六三年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同它从联合国最初成立起到一九六三年为止，所采取的立场是大不相同——实际上是相反的。事实上，联合王国曾十分赞成我刚才所谈的对第七十三条的看法。我必须赶紧说明，我一刻也不对联合王国代表团改变它对宪章的解释和修改宪章条文的权利提出任何疑问。我相信他同意我的看法，即我应该指出这种观点的演变，我这样做是很公平的。

37. 在另一方面，我高兴地证实联合王国目前并没有输送任何军事装备供葡萄牙的海外领土使用。我也和昨天联合王国代表一样地高兴作证：作为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他的政府决没有资助在非洲的为了防御目的的葡萄牙武装力量。鉴于联合王国代表在这一点上表示的焦急心情和关切，我相信他会赞赏我为他的绝对否认而作证的。

38. 鉴于联合王国在东部地区的重大的军事活动，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联合王国朋友增加额外的负担；除这一事实之外，我也愿意指出，我国政府并没有向联合王国政府请求过提供任何军事装备。

39. 至于荷兰代表的声明，我要冒昧地说一两句简短的话。首先，我表示同意：荷兰没有向我政府提供过任何军事装备。荷兰政府那措词强烈和虚夸的声明只不过是它的政治目的而已。因为我们并没有向那个政府要求过任何东西。可是关于葡萄牙的立场，他的声明却更严重了。他说：“我国政府……不能承认葡萄牙宪法上关于它的海外领土的论点。”〔第一二五四次会议，第92段。〕

40. 当然，荷兰代表要责无旁贷地表明他的政府的立场。不过荷兰代表在不久以前所持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把这一点加以指明，在我看来是非常公平的。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的第四委员会的第六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荷兰代表表示赞成葡萄牙的立场并反对那些对此持有疑问的人，他说：“他不怀疑葡萄牙回答的准确性。”⁵

41. 昨天荷兰代表在这里说：“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同上，第91段。〕我们只能把这样的错误归于一时的疏忽。荷兰代表知道并不是这样。至少他自己的国家就有过与此相反的强烈观点。

42. 荷兰代表说，他的政府“……愿意看到葡萄牙给其海外领土上的居民以机会，以便他们自由表达他们愿意自己的国土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同上，第94段〕。我听他说出这样的话，颇为惊讶。显然，他指的正是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的公民投票。

⁵发言人引用的是法语，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第四届委员会，第六二次会议，第31段。

43.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四委员会的第五二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位代表谈到苏利南问题时，曾说，“由于人民通过报刊已经能够了解这些讨论，所以没有必要直接向他们征求意见了。”⁶

44.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四委员会的第五二六次会议上发言时，荷兰代表谈到苏利南问题时，曾说：

“许多社会学家和宪法法律学家已经得出结论说，公民投票不但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对民意测验的限制的方法。……公民投票必将使问题受到限制，并使之过于简单化。因此，他们深信，在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这些代表能够表达各种不同的意见，并说明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一种更可靠的、真正了解民意的办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荷兰如同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公民投票的办法从未使用过。”⁷

这就是当时荷兰代表反对公民投票和民众协商的立场。

45. 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立场并没什么新奇，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他承认这一点就行。但我的问题是，荷兰代表心目中的民族自决是什么类型的呢？是两、三年前刚刚形成的新概念呢，还是过去十五年或十八年间应用过的概念呢？是一些人力求应用于葡萄牙的概念呢，还是曾经应用于苏利南的概念呢？因为荷兰代表知道——难道他不知道？——如果应用这个新的概念，那么苏利南的问题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在同一法律中合法性改变了的话，而且如果情况也要相应地修正的话，那么苏利南——不仅是苏利南，连格陵兰岛也一样——就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看来没有别的出路。或者是第七十三条的解释和过去十五或十八年间一样，那么葡萄牙是正确的；或者是它的解释已经变化了，那么所有的领土、民族和情况都必须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查和加以甄别。

46. 我根本不想使荷兰代表难堪，但是我未曾要求把这个问题提交讨论。对于他的劝告我也表示欢

⁶同上，第十一届，第四届委员会，第五二二次会议，第2段。

⁷同上，第五二六次会议，第22段。

迎，因为我们应该进而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利益。我必须坦率地说：大家看来都那么真诚地关心葡萄牙利益，而一点不关心别的事，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7. 最后一点，昨天我觉得我似乎是在参加第四委员会或特别政治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我们辩来辩去，没有别的，都只是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召开安理会为的是讨论和平与安全问题，但这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究竟怎样了呢？难道再也不存在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了吗？

48. **主席：**现在我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49. **马勒塞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原来希望，由于我们的非洲兄弟们参加了当前安理会的审议，我们也许就不必要再出面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了。他们正在对非洲的莫三鼻给、安哥拉以及所谓葡属几内亚的领土和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战争。这一直是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因为我们深信，由非洲统一组织光荣地派来出席会议的有才干的和卓越的四位外长兄弟完全能揭露这些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反对那些领土上的非洲人民的所作所为。这些领土的非洲人民正在光荣地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为他们自然的和合法的自由权利及祖国的解放而进行斗争。

50. 我之所以要求参加安理会会议，目的是为了行使我在这个大厅的讲话权利，来回击非洲殖民主义代言人蛮横的、挑衅性的狡辩。

51. 首先我必须指出葡萄牙代表的发言——其中竟敢提到我国——采用了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卑鄙的阴谋诡计的形式。我这样讲是因为那个在非洲进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国家代表不满意他本国被谴责的地位，竟无耻地想法使非洲国家之间相互敌视，特别是想使一个非洲国家反对我国。我在此提出警告：所有这些罪恶的企图都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52. 然而我们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辩解。这是帝国主义一种典型的诡计。这是同可耻的殖民主义理论的政策和制度同样陈旧腐朽的一种策略。这是一种企图，而且是一种可耻的企图，其目的就是要转移安理会对当前严重的紧张局势的注意力。

53. 为什么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表偏要挑选一些包括我国在内的个别国家进行信口雌黄的攻击呢？这并不新鲜。只不过又是一种企图罢了，它同我前面讲到的诡计是一路货色。这个骗人的把戏不禁使人想起所有垂死的殖民主义者的行径。可是这次他却企图挑动集团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事实是非洲的人民组织委派了这些国家来代表他们共同谴责和声讨葡萄牙殖民主义及其同盟者——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篡权者。让以下的事实作为对于帝国主义发言人的明确的回答吧：全体非洲人民决心从非洲大陆上清除帝国主义剥削和殖民主义统治。

54. 由非洲统一组织委派的几位卓越的外长出席这次会议来反映我们的情况，这一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了。可是我们还不得不请求安理会的允诺来专门回答葡萄牙外长几天前对我国进行的荒唐可笑的指控。起初我们认为葡萄牙外长的恶毒攻击根本不值一驳。但是怕人们把我们的沉默解释成理亏词穷，我们认为行使答辩权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55. 葡萄牙为什么偏偏在这次辩论会上对坦桑尼亚进行攻击呢？是因为他们的指控是真实的吗？不是，葡萄牙只不过是把这些攻击当作烟幕和骗人的遁词而已。他们的目的是妄图颠倒黑白蒙蔽世界人民。葡萄牙代表无法回答利比里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塞拉利昂代表提出的义正词严的指责。葡萄牙企图转移世界人民对它每天都对莫三鼻给、安哥拉以及所谓葡属几内亚的非洲人民所犯下的野蛮暴行的注意力。

56.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提供真实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吧。由于我们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在坦桑尼亚有权知道莫三鼻给确实的局势和正在那里进行的不光彩的战争形势——我深信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安理会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葡萄牙在莫三鼻给和坦桑尼亚的交界地方开辟了纵深几英里的土地。它在那里建立了大约十八个空军基地或小型机场，以便在莫三鼻给北部降落军用飞机。在坦桑尼亚和马拉维湖沿岸，葡萄牙至少有五个驻防地。葡萄牙完全吓坏了，因为莫三鼻给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战士正在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57. 正如突尼斯外长一样，我也必须把登载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三英国纪事报上的文章

再引用一遍，这是英国记者基尔布拉肯勋爵最近在葡萄牙的保护和赞助下采访了战区以后写的，文章说：

“自从一年前发生最初的小冲突以来，这场残酷的、不光彩的战争的规模已逐渐扩大；最近几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大大集结兵力后，尤其如此。”

文章接着说：

“在被恐怖笼罩着的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葡萄牙的平民和军人现在都被围困在五个小的孤立的驻地里。它们是：梅坦古拉、马尼安巴、科布、奥利文萨和新科英布拉。”

“没有一个白人移民敢在这个地区居住。从前他们整洁的家园，今天已被遗弃，显得满目荒凉。大多数尼安雅种族的非洲人逃往深山荒岛或坦桑尼亚和马拉维。”

基尔布拉肯勋爵继续说：

“莫三鼻给解放阵线——越共的雏形——是顽强的行踪莫测的敌人。他们通常是从莫三鼻给境内以很小的部队来开展活动。他们在莫三鼻给的全部兵力有多少，我无法获得估计。”

58. 基尔布拉肯勋爵不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朋友，而是葡萄牙的朋友。他是从葡萄牙士兵领进战区去的。他肯定地说自由战士即解放者就在莫三鼻给本境之内。这些人不是坦桑尼亚人。他们是正在力图摆脱不共戴天的侵略者的莫三鼻给的公民。葡萄牙外长在绝望挣扎中，硬把设在我国的联合国难民营和其他平民与宗教组织说成是为大动干戈的莫三鼻给训练游击队战士的。所以，他所指的在莫三鼻给边境的军事训练营，事实上证明是一些由民间和宗教组织管理的难民营。他的指控如此荒谬，以致把神父特雷弗·赫德尔斯顿主教所举办的难民营也说成是军营。葡萄牙当局就是这样看待这位遐迩闻名的牧师的人道主义事业的。我们真挚地希望葡萄牙外长不是当真地让我们相信赫德尔斯顿主教突然变成了一个从事训练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军事专家。这种提法真是太可笑了，甚至连想都想不出来。

59. 好象这样的奇思怪想还不够，葡萄牙外长硬说我们在莫希、坦噶设有军事训练营。我们愿意正

告他，在莫希我们是有一个训练警察的学校，但没有军事训练营。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训练警察的学校，甚至在独立以前就存在于莫希了。它是英国政府建立的。但是，当然啦，在葡萄牙看来，这样的警察训练中心也就是军事基地。请问，葡萄牙的想象还有个边没有？

60. 至于孔格瓦，葡萄牙外长硬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基地，说它的特定目的是训练推翻马拉维政府的人员。他当然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不过是个老把戏。自然，他打算在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制造摩擦。我们坦桑尼亚一直慎重地避免被拖进这件事情中去。可是最使我们吃惊的是，这个鼓吹和拥护世界上最令人憎恨的、暴虐的、罪恶的殖民主义制度的政府的外长，今天居然在安全理事会上装模作样地自命为马拉维的发言人了！我们还没得到消息说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先生已经授权叫他作马拉维的外交部长。再说，如果葡萄牙外长对最近在阿克拉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⁸了解得很清楚的话，他就不会提出如此愚蠢和荒谬的指控了。

61. 那么孔格瓦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孔格瓦曾是联合王国推行庞大的花生计划的地区。你们会记得：为了把坦桑尼亚的那部分土地变为花生产区，曾对这个计划作了巨额投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很需要用花生来帮助解决广大的热爱和平、食不果腹的人民的吃的问题。自从这个计划失败以后，我们开始了一些农业工作，打那时起，我国政府一直想把那一带地方再变为农业生产区。为此在坦桑尼亚国营发展公司的赞助下，我们通过创建一个牧场来实现了这个方案。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牧场而已。住在这个地区的只有牛，这一点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当然，假如葡萄牙外长认为我们正在训练公牛母牛来攻击莫三鼻给的话，那就随他的便吧。不过我得赶紧告诉安理会说，我们的军事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把孔格瓦的牛训练得会开枪射击那样的地步。这些就是事实。所以这个在孔格瓦所谓的军事基地不过是葡萄牙外长的凭空虚构而已。

62. 在这里，我愿引用斯瓦希利的一句谚语：

⁸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会议，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阿克拉召开。

一旦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在葡萄牙正在被自由战士攻打。毫无疑问，在葡萄牙看来，任何地方的人群看起来都是训练自由战士的军营。

63.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们有几个训练青年为国家服务的中心。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情形。在这些中心里，坦桑尼亚青年受到一般的军事训练以及公务及生产性质的训练。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在我们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直是热爱和平的。但是我们的人民一定时刻保持警惕，枕戈待旦，为保卫祖国和反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而战斗到底。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放明白些吧，如果你们胆敢进犯坦桑尼亚的一寸土地，那就会在这些正在受训的青年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64. 如果葡萄牙外长把我们的国家青年服务训练营当作军事基地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是到这里讨好葡萄牙外长的，也不是来纠正他那完全不正确的情报来源的。

65. 他不遗余力地毁坏著名的马康迪族的名誉。发生在桑给巴尔的由大多数桑给巴尔人民参加的反对一个残暴的少数人政权的革命是一场光荣的革命。马康迪人在这场光荣的革命中发挥了他们民族的作用。但是葡萄牙外长却要把他们描绘成一伙可用金钱雇佣的匪徒。难道英国十七世纪的自由民是匪徒吗？难道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是匪徒吗？难道在一七八九年的光荣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法国农民是匪徒吗？难道一九一七年伟大革命中的著名的英勇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匪徒吗？

66. 如果葡萄牙外交部长仔细地观察一下，他将发现海盗和土匪每天都从里斯本出动，去掠夺、剥削和屠杀手无寸铁的莫三鼻给、安哥拉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非洲人民。今天葡萄牙的所作所为同它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行径一样可耻。我愿再补充一句，甚至在刚果，雇佣兵中有许多人都是葡萄牙人。

67. 正是葡萄牙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它无视联合国；无视人类的体面；是它无视历史的进程并继续生活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亘古时期霉臭的迷宫之中。葡萄牙在国际法庭面前是受谴责的被告。葡萄牙肆无忌惮地无视人类的体面、正义与公道，必须受到安理会的谴责。

68. 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土莫三鼻给和安哥拉。他们来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邻近的非洲国家寻求援助和救济，我们欢迎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是因为为了大陆上的共同问题，我们具有提供兄弟般的便利条件的悠久传统。所有的非洲人都有一个共同命运的契约。当我们从非洲摆脱了臭名远扬的萨拉查政权，从整个大陆上清除了一切殖民主义痕迹时，我们将遵守那个共同命运的契约。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将遵守那个契约。

69. 自从葡萄牙人来到东非，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和平与安全。他们之所以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作战，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侮辱、折磨，再也不能让上帝赐予他们的自由权利受到侵犯。

70. 众所周知，在殖民行径中，葡萄牙人是使用最无人道的手段以控制他们管辖之下的领土上人民的老手。正是葡萄牙人发明了手心槌。它是一种只有葡萄牙当权者才使用的臭名昭著的刑具。手心槌是一个带孔的有圆头的木槌，打手掌上，就会抽出血和肉来。葡萄牙人用手心槌逼供，也用它惩罚人。

71. 在所有的邻国中，包括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者的领土在内，有成千上万的莫三鼻给的劳动者。他们中大多数人因为苦难的折磨，不得不逃出莫三鼻给。为了不致被葡萄牙统治者、白人农场主和依靠奴隶劳动而兴旺的各种经济企业当做奴隶劳动者来使用，他们不得不逃跑。自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在莫三鼻给开始以来，葡萄牙人加强了他们反对大多数非洲人民的惨无人道的活动。根据近两年来每月成群地跑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们提供的情况，我们能够得知以下几点事实：

72. 第一，大约在十年前，当莫三鼻给人民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时，葡萄牙政府就设法把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逮捕起来，或者秘密处决，或者不加审讯就永久监禁起来。

73. 第二，至少在一个地方，就是在位于莫三鼻给东北地区的穆埃达，葡萄牙人先控告了二百五十名政治领导人，说他们煽动群众反对地方当局，然后当众把他们枪杀了。

74. 第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武装斗争开始以后，葡萄牙人以哄撵游击队员为借口，着手焚烧了尼亚萨、赞比亚、太特和其他地区的整个整个的村庄，屠杀人民，毁坏粮仓和住宅。当大部分的非洲人逃往森林避难时，葡萄牙政府采用了各种各样劝导的方法把他们引诱出来。数以千计的莫三鼻给人宁愿流亡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邻国，但更多的人仍然居住在莫三鼻给的森林之中，他们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着斗争，或是在那些战斗着的人们的保护之下过活。

75. 第四，那些因为受了葡萄牙当局骗人的许诺诱惑而天真地返回家园的人，遭到了以下的对待。

76.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德尔加杜角地区的穆伊登贝，葡萄牙当局派遣了多批士兵，去围捕那些村庄的全体居民，因为在这些村庄附近曾经发生过伏击葡萄牙军队的事件。他们不分男女老少，逮捕了所有的非洲人，把他们装上大卡车，集中到一个村里，然后把他们赶进几间最大的草屋里囚禁起来，放火焚烧。当草屋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时，葡萄牙士兵又用机枪扫射，不使一个人幸免残存。

77.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一个名叫玛伦芭的年轻非洲姑娘被地雷炸伤。地雷是由葡萄牙军队埋在一条妇女们通常去水坑提水的小道上的。葡萄牙地方当局听说后，命令把她带到该区的军事司令部审问。他们硬逼她讲出游击队的所在地点，把她折磨至死。

78.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在马拉维湖附近的尼亚萨地区，葡萄牙军队抓住了一个莫三鼻给的放羊人。他们想逼迫他充当那个地区葡萄牙当局的奸细，来反对莫三鼻给解放阵线游击队。因为他拒绝合作，葡萄牙当局就对他进行百般折磨，相继砍掉他的四肢，直至死亡。

79. 七月初，还是在尼亚萨地区，葡萄牙当局命令所有的非洲牧师和教员充当他们军队的奸细，叫他们提供关于莫三鼻给民族解放战士活动的情况。那些拒绝合作的人立即被捕，大多数人从此失踪。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些人被拷打致死，少数人设法逃到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马拉维。

80. 在这方面，安理会也许愿意听听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伦敦教堂时报一篇题为“危机威胁着莫三鼻给的英国圣公会工作”的文章说的是什么。教堂时报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强加给在那个教区工作的四十多名非洲教士的许多限制，这些限制恰恰妨碍了葡萄牙政府惯于自吹自擂的那种进行教化的使命。教堂时报进一步从莫三鼻给教区工作通讯中引述了如下的报道：

“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理由，详尽叙述姆松巴地区的事件是不合宜的。然而，可以概括地说，就我们的工作说，局势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整片整片的工作区域已不复存在，此刻，我们连我们的牧师和相当数量的传教士的下落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名的教徒了。”

葡萄牙代表说，在所谓的葡属各省的种族之间充满着和平、和睦与基督之爱，上述事件难道不正发生在一个这样的所谓省份之中吗？

81. 我们大量地援引了教堂时报的这些报道，只是要表明成千上万名莫三鼻给难民所讲的事并非我国人民想象的虚构。关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残无人道，还有其他数以千计的例子，我们无暇在此叙述了。甚至就在我发言的此刻，成千上万的莫三鼻给人、安哥拉人和所谓葡属几内亚人正在遭受折磨、屠杀，或者被关在监狱的小小牢笼中和集中营里，长期与世隔绝。

82. 我们愿意让安理会明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立场。我国总统及我国政府的许多领导人已公开声明——并且我重申——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将要在非洲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殖民主义作斗争，直到整个大陆获得解放。对于一切与这种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力量，它都将给予援助。非洲决心给葡萄牙一个教训，象它在果阿所领教过的一样，让它知道莫三鼻给、安哥拉和所谓的葡属几内亚事实上都是非洲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要葡萄牙外交部长明白，殖民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存在，都是对普遍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特别是葡萄牙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存在，肯定在非洲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谓葡萄牙伸延到非洲这种荒唐而愚蠢的论调，是违反逻辑，违反现实和违反常识的。非洲怎么能是葡萄牙的一部

分，而葡萄牙又怎么能是非洲的一部分呢？这是多么愚蠢的理论，多么荒唐的笑话啊！提出这样的论点真是还不值提出时所用的笔墨纸张的钱。然而，一切荒唐就在于，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谬论是合理的，葡萄牙正在屠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时间是在非洲人的一边。葡萄牙在非洲早晚必败。

83. 安理会必须谴责葡萄牙。在莫三鼻给，莫三鼻给人民同萨拉查军队进行着战争。在安哥拉，安哥拉人民同萨拉查军队进行着战争。葡萄牙极力用它的影响阻止这些事实的最广泛的传播。但是，这些非洲国土的民族解放力量同入侵的葡萄牙军队之间正在进行着战争。不把葡萄牙从非洲驱除出去，战争就不会结束。葡萄牙在非洲的存在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葡萄牙对非洲人进行战争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必须对葡萄牙实行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制裁。安理会应当向葡萄牙明确表示：葡萄牙必须停止它在非洲推行的殖民政策，停止它对莫三鼻给人民、安哥拉人民和所谓的葡属几内亚人民内政的干涉。不谴责葡萄牙政府，安理会就将失职。我吁请安理会毫不含糊地宣布：葡萄牙在非洲的行径是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的，而且根据宪章第七章的意义，的确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84. 我要附带说明，我们希望我们将无须为了答复葡萄牙外交部长对我国政府提出的蛮横指控而再次在本安理会发言。

85. **主席：**象牙海岸代表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86.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我现在发言，是为了对葡萄牙外交部长今天上午的讲话做一个初步的回答。我知道他花费时间读了我的讲话并准备了他的答复，他竟然这样做，我感到很荣幸。我愿对他以礼还礼，所以我也拿出时间读他的讲话；然后看看是否值得一答，同时无论如何，我都要保留答辩权。

87. 葡萄牙外交部长想对我们每一位，对每一位安理会代表做出答复，这可能是因为，如我已讲过的，在象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迫要讲实情；哪怕伤着别人的感情呢，也不得不讲。因而他就感到不得不答复我们，答复我们每一位了，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如我昨天所说，葡萄牙代表认为在殖民地问题上，我

们全都是错误的。他对五位已经发言和六位尚未发言的安理会代表都做了答复。至于他这方面呢，放心吧，他一定会得到其他六位代表的回答的，因为在殖民和反殖民问题上，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意见几乎是全体一致的。

88. 此外，刚才他说他的书是旧的。我觉得不仅书是旧的，而且书中的思想内容也是旧的、老的、陈腐的。这是我在星期一〔第一二五三次会议〕就想说明的。当然，书是旧的，但是我们刚刚收到它。如果葡萄牙代表打算通过送给我们这本书来表示他的热情，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因为，我们在知识上很老实；我们要阅读所得到的一切材料，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读了这本书。另外，我还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的代表们理解了我讲话的意思，甚至于联合王国代表好心地讲我的讲话是殖民主义的挽歌。那正是我的用意：我就是打算不用武力，而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方式，叫葡萄牙相信殖民主义的确已经死亡了。刚才葡萄牙代表还说对于第七十三条的解释似乎有了演变。这实在令人失望，我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葡萄牙明白，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界中，宪法本身已经适应了形势，并且正在根据形势演变。我说过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即在宪章签订和第七十三条起草十一年以后，我们，特别是我现在代表发言的那个国家，当时仍然是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法国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句话载在法国的宪章里，但却没有阻止象牙海岸今天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自由的共和国。我还说过，“这个不可避免的独立是在友善的和本着一种超越所有制度的以及宪章的解释和调整的精神之下被给予的。”所以演变了的不是对七十三条的解释而是人们的思想啊。

89. 葡萄牙代表谈到我从他所写的《联合国与葡萄牙》一书所引用的有关法国的评论。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他对那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吧。如果值得的话，我再一次保留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我非常清楚，正象他自己所说那样，他那本书是旧的。在最近这两天里，为了弄清楚他在那本书中都写了些什么，他大概又重读了这本书；当然，我不怀疑那本书是他写的。诺格拉先生在描绘了联合王国的处境后说：

“如果这种摇摆不是发生在冷战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激烈时刻，它既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也不会带来任何特殊的危险。但是，这种摇摆既然发生在那个时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那个灰色地带的扩展，而苏联反殖民主义恰恰利用了它，给西方造成了危害。由于大不列颠不想让苏联获得被大多数人认为在政治上是正当的、在道义上是无可指责的思想观念的垄断权，并竭力把这个灰色地带控制在西方这一边，所以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感到很难置身于这种连续不断的政治拍卖之外，因为各方都怕别人出了高价把自己压倒。

“就是这些相同的情况，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无疑是法国殖民政策及其所含的政治选择的一个决定因素。从‘法兰西联邦’到‘法兰西共同体’，从‘法兰西共同体’到‘更新共同体’，最后到独立以及前法属领地的‘国际主权’——这里他用了引号，我不知法国做如何感想。法国在几年内经历了这么几个连续的阶段，从而使它在国际上和在联合国内处于一个大致与其他几个大国相同的思想地位。”⁹

这本书长达二百多页，葡萄牙代表刚才只读了其中的一段摘录；但是我想，他如果已经记不清了，就应该从头再把全书通读一遍。那时他就会清楚我们对某些段落的解释正符合他书中提出的观点。

90. 葡萄牙代表继续说，我谈过果阿消失了。不错，我是这样讲过。我说他认为果阿是葡萄牙的一个省，但是这个虚构的省魔术般地消失了，这是真实的。联合国的会员国包括象牙海岸在内，哪个也肯定不会容忍武装侵略葡萄牙的任何省或它的本土，当年，希特勒妄图吞并某些领土，而全世界联合起来阻止他这样做。我同样相信，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定会团结起来制止任何侵犯葡萄牙一个省的企图。但是问题一牵涉到果阿却没有人管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只有葡萄牙一个国家拼命地相信这种虚构的“葡萄牙省”的说法，而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啊。

⁹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51页和52页。

91. 我们早就希望葡萄牙代表能从我们的发言中认识到，如果葡萄牙曾经想给予果阿一点自治权，并把权力交给当地人民掌握的话，那么任何国家都很难吞并它——假如“吞并”一词在这儿用得恰当的话，因为我们认为果阿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即使果阿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那里的公民过去有行使某种权力的自由的话，那么要吞并它也是困难的。简单说，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人家能这样理解我们的讲话。我们要求葡萄牙了解和研究一下那些瓜分过非洲的柏林会议同伙们所使用的方法，以便和以前由于柏林会议而占领了非洲的那伙人一道，可以在那儿维持某种形式的存在，也即一种建立在友好和平等基础之上的存在。

92. 我必须补充一点，葡萄牙代表列举了一些知名人士作为葡萄牙在其殖民地取得辉煌成绩的见证人。我不打算改变对这些知名人士的看法，因为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全世界都清楚他们维护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93. 我保留回敬葡萄牙外长的礼貌行为的权利。象他研究我的发言一样，我也要花费同样长的时间研究他的发言。如果值得的话，我将再次行使我的答辩权。

9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现正再次审查仍然处于一个殖民主义强国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的局势问题。葡萄牙违背正在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神圣权利而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企图以武力来控制他们。葡萄牙对于那里人民的继续统治使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里斯本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政策向全非洲和全人类提出了挑战，这种威胁与挑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三十二个国家已将此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毫无疑问，下面的事实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即非洲独立国家专门委托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罗杰斯-赖特先生、突尼斯国务秘书长及政府首脑私人代表蒙吉·斯陵先生、利比里亚国务卿格兰姆斯先生、马尔加什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托马拉拉先生，这几位负责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听取了他们的发言，我们也听取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代表马莱塞拉先生、象牙海岸代表以及安理会其他代表的发言。

95. 自从联合国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五年以来，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一些殖民地人民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然而，葡属殖民地的人民却仍然处于里斯本殖民主义暴政的统治之下。

96. 安理会听取了葡萄牙外交部长徒劳的辩解，他企图再次以此来掩饰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政策。从他的口中，我们从头到尾听到的是站不住脚的、在安理会重复了多少遍的论点，即说什么没有新的进展事实需要召开安全理事会审查葡属殖民地的局势。然而事实却是里斯本疯狂地抓住它现存的殖民地，并企图剥夺一些非洲国家和其他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自决与独立发展的权利。这一事实在今天与以往一样都是真实的和具有时事意义的，怎么说无须安理会审查呢？葡萄牙不仅顽固地拒绝执行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和十二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以及大会许多决议中所规定的措施，而且甚至仍在加强对于这些领土上的人民的镇压措施和军事讨伐行动。

97. 在葡管领土上所产生的危险局势，已由联合国各种组织进行了数次全面的细致的审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大家知道，大会第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和十八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已经指出，里斯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对于当地土著居民要求自由与独立的愿望实行残酷镇压的罪恶政策是不能允许的。两年多以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决议说，“葡管领土上的局势严重地扰乱了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是安全理事会做出的明确结论，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众所周知，安理会紧急呼吁葡萄牙履行大会于一九六〇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产生的若干措施。那个决议的规定在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中得到了强调。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重申了所有民族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98. 非洲独立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上的令人信服的发言表明，葡萄牙殖民当局继续在殖民地执行非

人道政策，从而无视国际舆论，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有权威的国际会议的决定，如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六五年二月和三月在内罗毕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四次一般性会议，以及上月在阿克拉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会议。

99. 关于葡萄牙无视联合国决定的新资料，已在一九六五年夏在非洲召开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上提出。里斯本殖民主义者凭借他们从北约组织的盟国那里得到的援助和武器，一直在加强对于非洲人民的暴虐措施，以镇压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一点，在特别委员会的那些会议上被充分无遗地揭露出来了。

100.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通过的决议中，¹⁰特别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给予葡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所必需的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同时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葡萄牙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不要向那个国家提供武器和军需品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援助。它并呼吁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不给予葡萄牙任何援助，只要它不放弃它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决议中，特别委员会请求安理会考虑对于葡萄牙实施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101. 被授权的四个非洲国家代表以三十二个国家的名义在他们的发言中强调指出，里斯本的殖民政策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葡属殖民地里警察横行霸道，地方殖民当局和殖民军的专横统治君临一切，监狱和集中营密布安哥拉领土和其他殖民地。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情况，仅在安哥拉一地，萨拉查政权的受害者就达二十五万，其中包括那些在同葡萄牙殖民军的战斗中和在轰炸中死亡的人，以及那些在集中营里因饥饿和酷刑致死的人。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葡萄牙军和讨伐部队，在使用凝固汽油弹的空军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的整片地区变成

¹⁰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附件，议程项目23，补编(A/6000/Rev.1)，第五章，第430段。

了无人区。众所周知，目前半数以上的葡萄牙部队驻在葡属殖民地的领土上。

102. 我们可以这样质问：还需要什么新的事实呢？难道葡萄牙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决定这一个事实，不就造成一种危险的局势，从而迫切地需要安理会对肆无忌惮的殖民主义者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吗？

103. 在这里发言的非洲国家代表已经解释为什么葡萄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视安理会的决定，而且在非洲的一块比它本土大好几倍的领土上以野蛮的手段进行战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104. 里斯本政权在非洲进行危险的冒险事业，是依赖几个西方大国，特别是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中的伙伴的道义、政治、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的。非洲国家的代表们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S/6585]中提醒安理会理事国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方面。

105. 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所提供的许多事实和证据说明：实际上葡萄牙军队在对非洲殖民地受压迫人民的讨伐行动中是得到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支持的。

106. 这里是一些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给予葡萄牙援助的数字。这些数字是从报章摘出的；特别委员会在非洲开会期间，申请人也引用过这些数字。

107. 一九六三年，纽约的几家银行给了葡萄牙总额为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同年，西德给了葡萄牙一亿五千万马克的贷款。一九六五年一月，美国政府给了葡萄牙两千万美元的新贷款。这就是供给葡萄牙殖民主义军事预算的经济来源。

108. 据莫三鼻给方面，即莫三鼻给革命委员会的统计，葡萄牙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获得的援助，使它在过去五年里仅在莫三鼻给一地就建立了八个新的军事基地。

109. 同利比里亚代表[第一二五〇次会议]所说的一样，我们也确信，如果没有人对葡萄牙这么慷慨

地、大量地提供武器和军火，那么解决这些地区的严重局势就要容易得多。

110. 非洲代表在这里提到莫三鼻给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蒙德拉纳先生的讲话，据这位领导人讲，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仅美国一国就供给葡萄牙价值五亿美元的各种各样武器。蒙德拉纳先生说，没有迹象表明自那以后这种援助已经停止。同时还有这样的消息，说葡萄牙士兵和军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受训，然后被派往非洲。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的，西德正在培训葡萄牙各兵种的军官，而美国则对葡萄牙军官进行游击战的训练。

111. 波恩反动集团和萨拉查政权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扩大。据纽约时报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报道，已经提供葡萄牙大量自动轻武器的西德政府目前正在同萨拉查政权谈判，计划向葡萄牙提供六十架从加拿大购买的F-86型喷气式战斗机。

112. 葡萄牙正在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类似的同情和支持。关于这一点，人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赴欧特别考察团，在完成其在葡萄牙的特殊使命后，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得出的结论。我引述如下：

“我们也想说明这一点：虽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不一定总是喜欢它亲密的重要的盟友的要求而不喜欢新国家的合法愿望，但对葡萄牙我们却不当轻易拒绝这种偏爱。”

113. 美国政府官员紧跟在美国众议员之后亦步亦趋，一唱一和。关于这一点例证很多。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美国驻葡萄牙大使乔治·安德逊海军上将将在里斯本美国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说，在政治方面（我引用他的原话），“其他大国想使人们怀疑葡萄牙在国际论坛上存在的合法性，但美国不断同这些企图做斗争，并帮助葡萄牙解决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萨拉查的殖民主义政策引起的。

114. 在加紧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某些西方国家热衷于维持和加强它们在里斯本的非洲殖民地上的地位是予以关注的。据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纽约时报报道，葡萄牙外交部长曾用轻蔑的讥讽口吻说：“西方世界很快就会因为葡萄牙在非洲的战略地位而感激它的。”

115. 从非洲国家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不仅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要承担在葡属殖民地的罪行的责任，它的北约组织盟友们也要承担，因为它们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安理会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我们都知道这个决议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向葡萄牙政府提供任何援助，使它能够继续镇压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人们。

116. 某些西方强国支持葡萄牙，不仅是因为它们同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也不仅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且还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巨大的外国垄断集团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垄断集团并没停止它们对葡属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残酷掠夺。

117. 塞拉利昂代表曾十分正确地指出〔第一二五〇次会议〕，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得到外国企业——主要是欧洲及美国的企业积极合作的葡萄牙经济政策，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葡属殖民地问题的政治方面了。

118. 里斯本的殖民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为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服务的。萨拉查政权正在向国际垄断集团大量出租自己占有的领土，以图拖延其殖民主义霸权注定垮台的时间。许多情报，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处的材料，都表明外国资本在葡属殖民地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我们同意突尼斯代表的结论，他强调指出这种优势的危险性，说这些“……外国经济势力正在阻碍给予独立宣言在葡管领土的实施，因而它们的活动也就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葡萄牙领土的决议和宪章的原则背道而驰”。〔同上。〕

119. 在拥有勘查和开发莫三鼻给矿产资源特许权的垄断公司中，最大的六家是由美国、联合王国和比利时的资本控制的。在安哥拉享有同样权利的七家公司中，最大的五家是直接由联合王国、美国、比利时和西德资本控制的。在莫三鼻给营业的三家银行中，只有一家是属于葡萄牙的，而保险业务的百分之八十都由外国公司经办。美-英-比安哥拉钻石公司垄断了安哥拉的钻石工业。

120. 近年来，在化学、石油、采矿工业和运输方面广泛投资的西德资本，已经进一步渗透到葡属殖民地。

121. 在葡属殖民地经营的外国公司残酷地搜刮非洲人民，榨取了特别高额的利润。根据现有的资料，在葡属殖民地经营的垄断企业，平均每年的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因此，外国垄断企业实际上是厚颜无耻地通过剥削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和自然资源大发横财。而葡萄牙外交部长却想把这些外国垄断经营美化成为几乎是对葡属殖民地土著人民一种有益的善事。所引证的这些事实说明，某些国家在葡属殖民地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为了保护这些利益，它们正在支持里斯本的殖民主义。

122. 葡萄牙在非洲的同犯罗得西亚和南非共和国正在不断地增加对葡萄牙的积极援助。最近的事件表明，南部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最黑暗的势力有一种合并起来的不祥之兆。现在里斯本殖民主义者同南非共和国、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联合起来的趋势，正在产生一种与日俱增的威胁。这种联合恰当地被称为“非神圣同盟”。它们正在企图通过共同的努力来维持它们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地位。为了保卫非洲大陆中部和南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权，除了从经济上奴役非洲人民的任务外，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堡垒的任务也开始由“非神圣同盟”成员国担负起来了。它们也要求这个危险的同盟作为反击非洲独立国家的桥头堡。

123. 南非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代表们正在对非洲的葡萄牙军事基地进行视察访问，同时他们也欢迎萨拉查的代表回访。据法新社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宣布，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正在进行陆海军的联合军事演习。人们发现葡萄牙军队中有南罗得西亚人，而且还发现死亡的葡萄牙士兵身上有南非共和国当局签发的身分证。从葡萄牙殖民地、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当局那里，人们越来越常听到一些好战声明，这些声明表达了他们为了所谓保卫西方利益正在加强他们在非洲地位的共同决心。由葡萄牙、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构成的集团是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参与和纵容下组织起来的。正如十月二十五日塔斯社声明指出的，联合王国政府“实际上祝福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共和国的惨无人道的政权的反非联盟的创立。这个反非联盟现在成了南部非洲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

124. 葡萄牙当局依仗北约组织的同盟国以及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的大力支持，不仅野蛮地镇压所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扩大了他们对周围非洲主权国家的挑衅行动。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忆安理会曾经两次审议葡萄牙当局侵犯塞内加尔领空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此外，葡萄牙飞机还在系统地侵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几内亚和刚果(布)的国境。

125. 所以，殖民主义力量正在竭尽全力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援助，其中包括由军事集团（主要是北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供应在内。

126. 在这里，葡萄牙外交部长企图用难以置信的轻率来否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安理会中他没有忘记对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者奉承恭维，强调说什么葡萄牙同它们有着“诚挚友好的关系”。

127. 尽管大家都十分清楚，多年来，里斯本的殖民主义始终是在安理会的被告席上，但它却竭力装出一副诉讼代表人的姿态。他宣称葡萄牙为其“海外领土”的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然而象牙海岸代表说得好，听了葡萄牙外长的发言，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正生活在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里”。里斯本政府是拒绝满足人民从殖民地奴役中解放出来的要求的，所以，任何可耻的遮掩，甚至任何关于“海外省”的法律上的虚构，当然都不会帮助里斯本逃脱对它的正义审判。

128. 虽然殖民主义使人们想起一具僵尸，但是它腐烂的臭气正在继续毒害着非洲和国际生活。阴森森的殖民主义世界的辩护士们还存在，或者说还没有被消灭。这就迫使联合国和安理会不能放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妥协的斗争。

129. 关于这一点，人们必须注意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二五四次会议〕上的坚定声明。他说突尼斯将和非洲其他独立国家一起竭尽全力地帮助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获得自由和独立。

130. 根据刚才所说，苏联代表团认为它有责任强调指出，安理会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主要职责的联合国最高机构，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约束葡

萄牙殖民主义者，并强迫他们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种措施将有助于人民反对里斯本殖民主义，谋求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

131. 首先，安理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对葡萄牙进行经济上、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必要的和有效的制裁，因为葡萄牙坚决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敌，并以它奴役非洲人民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向联合国提出挑战。葡萄牙的行径阻碍着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及安理会和大会的多次决定的贯彻执行。这是对人类和文明的犯罪，是对国际法准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罪恶昭彰的对抗。当安理会再一次通过关于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决定时，必须以此为前提。

132. 其次，安理会必须以下列事实为准则，即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必须为立即清除包括葡萄牙在内的一切残存的殖民主义制度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不容置疑，人民为实现清除殖民主义奴役的正义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就苏联而言，它坚决支持所有给予这些人民以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的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根据其原则立场，正在并将继续对这些为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谋求解放而开展斗争的人民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苏联也完全支持一九六四年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和在非洲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的有关决定。这些决定承认人民为铲除殖民主义镇压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并呼吁所有国家给予这些人民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133. 再次，安理会决不可忽视某些北约组织国家正在支持里斯本的殖民主义政策这一事实，而必须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并针对这一点采取必要的措施。

134. 最后，安理会应尽一切可能使它的决定得到贯彻执行，以便结束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罪恶政策。

135. 总之，我们愿意表达我们的信念：不久的将来，那些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奴役下呻吟着的人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们一定会获得盼望已久的自由和独立。我们认为，尽快地、毫不迟延地实现这一崇高目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重

要任务之一。它们不应该容许可耻的、惨无人道的殖民主义制度的残余维持下去。

136. 由于时间关系，同时根据一般的谅解，我不坚持把我的发言连续翻译出来。

137. **主席：**发言名单上还有几个人要求发言，但是由于时间已晚，如蒙安理会同意，我想宣布休会。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е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